

星期文库

世有嘉树之七

天生白榆地称雄关

李潇

作为我国北方最常见的乔木之一,古人对榆树的典故记载、诗文描绘不胜枚举。周代执掌用火的官员“司燿”在春季主持用榆树、柳树取火的仪式来驱除疫病,后世诗文因此常以“榆火”代指春来景象。《修真录》中还记载了榆树名字的有趣由来:“昔有女仙喜食众草木,夜恒不卧,一日食一树叶,酣卧不欲觉,殊愉快,因名其树曰‘榆’。后人改心从木,即今榆树也。”

榆树耐寒、耐贫瘠,生长极其迅速,通常能长到20多米高。《齐民要术》里总结:“既无牛耕种子人功之费,不虑水旱风虫之灾,比之谷田劳逸万倍。男女初生各与小树二十株,比至嫁娶,悉任车轂,一树三具,一具值绢三匹。”这些长成的榆树所得收益,足够负担子女嫁娶的花费。秦代大将蒙恬征讨匈奴,“累石为城,树榆为塞”,“榆塞”“榆关”自此成为关塞的代称。纳兰性德有词“身向榆关那畔行,夜深千帐灯”,写的就是奉旨出山海关北上时的寂寥心境。“身向榆关那畔行,夜深千帐灯”“梦回松漠榆关外,身老桑村麦野中”这类诗词名句,更让榆树在人们心中,留下了辽远萧瑟的固定意象。《淮南子》载:“日西垂,景在树端,谓之桑榆。”“桑榆”不仅代指日暮,也用来比喻人之暮年。

每逢春回大地,粗粝无华的榆树都会变个模样。榆树的花是褐色的,极不显眼,很容易被人当成初生的嫩芽。短暂的花季后,榆树枝头挂满色泽鲜绿、小巧可爱的果实,它们是典型的“翅果”,中间有鼓起的果核,周边是薄薄的果翅,形状有点像缩小的铜钱,故名“榆钱”,又名“榆荚”。未成熟的榆钱口感脆嫩,滋味清甜,生吃、熟吃皆宜。成熟后的榆钱颜色黄白,漫天飘飞,古人将它收集起来做酱,命名为“酺”,留着冬天食用。成串的白色榆钱还让人联想起星星,故以“星榆”“白榆”代指繁星,乐府诗中写道:“天上何所有,历历种白榆。”

不仅榆钱能吃,古代在饥馑年间,无粮糊口的百姓常常会采摘榆叶、榆树嫩皮充饥。只是在文人的笔下,多见“榆荚相催不知数,沈郎青钱夹城路”的旖旎,少见“剥榆皮于秋塞,掘蛰燕于寒山”的艰难。

启事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
投稿邮箱:jwbfbk@163.com

又一茬花开

草予

戳破光阴的板结。“夜雨剪春韭,新炊间黄粱。”学诗之前,我已知割韭不必连根拔起,掐上一把绿,将桩留下,无需多少时日,它又会送来另一茬青绿。勇闯世间,我们何曾不是备足满腔热情,泼泼洒洒,洋洋溢溢,奔赴人山人海,向刀光剑影处行,朝悲欢离合里去,豪情无边无际。视作爱情的,必飞蛾扑火,燃无余烬;看成兴趣的,十分投入,万般着迷,可是漫长时日,没有应答,没有回馈,久而久之,那样的热情难免就要淡了,生出倦意,迟迟攒不够下一轮满溢的热情。

像弄荒一季稼穡的农人,满目疮痍过后,我们忽然慌了手脚。尽管季节在催促,可过去的失望还在延伸,我们一时还无法提振自己,转身投入下一场耕耘。

的,路上见不到一个人影,正是最自在的时候。

我走到涝池边,褪去衣裳,抱着洗衣板一步步往深水处走,直到水淹到脖子,才停下脚步。照着自己琢磨出的法子,我把胳膊搭在洗衣板上,双手紧紧抓着板的前沿,身子轻轻一纵,顺势漂在水面上,再用双脚在身后不停

入伏忆旧

孙江林

拍打划水。一试果真管用,我心里暗自窃喜,想着回头就把这套要领分享给小伙伴们,好好跟他们显摆一番。

心里正得意,便想着稍作歇息,再接着练。可我浑然不知,自己已经漂到了深水区,双脚已够不到池底。心头瞬间一慌,身体下沉,脑袋闷进水里,接连呛了好几口浑水。慌乱之中,我心里只剩一个念头:没人能帮我,唯

失礼之人,犹如在泥沼里向你泼污水。你不失态,便是冷静地站在岸上,不被拖入泥沼。一旦与失礼者混战不休,即便占了上风,那过程也是泥污四溅,丑陋不堪。守住不失态的底线,才能看清失礼背后的缘由,把应对的节奏握在自己手中。

有些失礼,只当无心之过。公交车上被踩一脚没道歉,许是慌乱无措;

不以失态对失礼

李菊香

熟人相遇没打招呼,许是被重要的事分了神;酒桌上的几句刺耳话,未必有意,不用放心上。倘若因此较真,非论个短长,误了时间,冷了人情,伤了和气,得不偿失。

有些失礼,与成长环境、见识和心胸有关。《红楼梦》里,贫苦的刘姥姥言语直白,举止粗疏,在大观园里闹出不少笑话,但没人苛责她礼数不周。对

合欢给的惊喜是一茬又一茬的。某阵子,埋窗伏案,举目向外,恰逢合欢正开。谁能料想,那样粗犷魁岸的树,竟能开出仙气袅袅的花来。花开如烟如烟,已然成了蒸腾的气态。红粉与白,全是少女般蓬松的心思。

长久的聚精会神,猛一抬头,目光撞上埋头吐花的它们,像两个正在专注的人忽然四目相接,彼此都愣了愣,一时半会儿缓不过神。如果植物也有聚精会神的时刻,该是这样的花开吧。不管聚精会神得多久,到底会有松懈之时。光阴滔滔地流着,枝头已然红残粉碎,被一层枯黄取而代之,树下一地落瓣。

出人意料的是,不知相去多久,枝头又有了新一茬的粉白。合欢,竟然再次盛开了!

植物常常拿这样一茬一茬的惊喜赠人,花开一场又一场,绿色的奔涌一浪又一浪,不疲不怠,不气不馁。阳台,潦草侍弄的龟背竹,自春而始,墨绿的中央,便一阵一阵涌出鹅黄嫩绿。人在空中楼阁,时间常以一潭死水的面目示人,好在有那些鹅黄嫩绿,

我不讨厌入伏,因为入伏天热,最适合耍水、游泳。

小时候村里耍水的地方不少:有饲养室门前的连连涝池,有双桥水库,二队也有涝池,五队的东桥坝水库有点远,我很少去。反倒常有二队的娃娃们,跑到我们三队的连连涝池来耍水。人一多,一池子孩童扑腾嬉闹,水面热闹得像下饺子。

那年月的农村孩子,没人专门教游泳。全是看着大孩子的样子模仿,听旁人随口讲讲,再靠自己慢慢琢磨、反复试练,一点点悟出门道。

三伏天还没到,我就坐在课堂上,悄悄琢磨着游泳的要领。那会儿我还不不会游泳,就想着法子借力练习,搬家里的脸盆或是拿母亲的洗衣板,扶着划水。快入伏的一天,放学回家,母亲在厨房做饭,天色微阴,院落里安安静静一个人也没有。我一时兴起,悄悄拎起母亲的洗衣板,一个人跑到涝池偷学游泳。

正值午饭时分,整个村子静悄悄

与人相处,贵在有礼,但人生总难免遇见失礼的尴尬。他人失礼不可掌控,如何应对,分寸在己。不以失态对失礼,是上上策。

在某公众号上读过一则印象深刻的故事。某老师讲课时,见一男孩始终趴在桌上,便过去温和地提醒他,谁知男孩却瞪着老师脱口说出:“我看着你,就够够地!”“够够地”,在陕西方言里是烦透了的意思。但老师没生气,而是轻拍他的肩头笑说:“你看着我够够地,那就不看我,看书——书比我好看多了。”然后照常讲课。那位老师后来说,再小的娃娃都识好歹,那男孩第二天远远看到她,就跑过来问好,还保证上课再也不睡觉。作者感慨,接得住别人的失礼,是一种大智慧。

人皆有情绪,被冒犯时容易失态。失态,是被伤害后的情绪崩盘,轻则言语偏激,重则行为冲动。倘若那位老师因男孩失礼而动怒,当场来一通教育批评,大概率会被顶撞得灰头土脸,体面尽失。